

西华:流动舞台展奇葩

□晚报记者 高洪驰 文/图

近年来,随着群众民间文化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西华县出现了一种高效、快捷的舞台表演形式——流动舞台。流动舞台的发展与壮大,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受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文化产业。这些流动舞台在满足广大群众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创造了不菲的经济收入。

目前,西华县有流动舞台 150 余个,固定演职人员 2000 余名,涉及戏曲、舞蹈等十多个艺术门类,他们不仅每年在全县范围内义务下乡演出多达 4000 余场(次),还受邀前往安徽、山东、河北等地演出近千场,流动舞台之花开放出了璀璨夺目的花朵。

发展壮大 流动舞台展奇葩

“原来下乡演出都是练摊儿,几张桌子一摆就是舞台。”回忆起以前下乡演出的情景,西华县文化馆馆长徐同顺记忆犹新: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了配合全县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当时县文化局组建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到各乡镇巡回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在那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宣传队很受群众欢迎。

后来,在巡回宣传期间,文艺宣传队也受邀到乡村表演一些群众喜欢的戏曲节目,为了丰富演出内容,一些演员自编自演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小品、戏曲等节目,慢慢地一些家中有红白喜事的群众也开始邀请文艺宣传队前往演出。

进入 21 世纪,随着群众生活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加上市场需求的旺盛,文艺宣传队逐步添置了音响、灯光和演出车。为了演出方便,经过摸索,文艺宣传队别出心裁的将演出车改装成了舞台车,形成了流动舞台。许多喇叭班见流动舞台便捷纷纷效仿,很快全县流动舞台发展到 20 余个。

流动舞台的发展,文化团体对艺术人才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许多戏曲爱好者纷纷加入,张富贵、齐小英等一些县文化馆退休的老同志,常常被邀请登台演出,他们在发挥余热的时候,还增加了经济收入。

现在,全县除有大小流动舞台 150 余个,还有不计其数的活跃在乡间的盘鼓队、腰鼓队等文艺团体,为县文化馆组织各种文艺活动奠定了基础。

提高素质 群众乐享文化餐

随着流动舞台的大量出现,演职



流动舞台演出时的情景

人员和演出剧目出现了良莠不齐的局面,一些文艺团体受利益驱使,自编了一些低级下流的剧目,许多群众对此甚是反感,纷纷向文化部门反映。“要让流动舞台成为一个传播精神文明的舞台,绝不能让有伤大雅的剧目走上舞台”。为此,西华县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加强了对所有流动舞台演职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工作,成立了西华县演出管理站,抽出专人不定期对流动舞台演出情况进行暗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整改,从而有效杜绝了低级下流的东西搬上舞台,纯洁了演出队伍,使流动舞台的演出步入了健康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西华县文化馆加强了与兄弟县市的文化交流工作。县文化馆多次组织人员前往项城、川汇区等文化馆进行交流学习,吸取他们在举办活动、宣传、演出等方面的经验、管理办法等。

同时,不定期组织业余文艺团体的负责人、主要演职人员开展研讨和交流。2010 年 5 月,在县文化馆召开的一次研讨交流会上,共有 140 余个演出团队、100 多名演职人员参加会议。会上,通过研讨交流,不但加强了各个演出团体之间的合作,而且健全和完善了业余文艺演出团体的管理制度,使业余演出团队步入了组织有

序、管理规范、活动正常的健康轨道,使各个团队的演出剧目更加丰富,对外演出更具新的特色。

在研讨交流的基础上,西华县文化局以职业学校为依托,积极发展艺术学校,鼓励和支持艺术学校对后备人才的培育工作。全县先后办起 10 多所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专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他们承担起了对戏曲爱好者的技术指导,对艺术爱好者的培训等工作。几年间,该县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爱好者,有的已经担任了流动舞台的主要演员。

推陈出新 自创节目获大奖

在演出《铡美案》、《花木兰》等传统剧目的同时,西华县文化局积极组织群众进行业余文艺创作,编写具有时代特色、健康向上的现代剧目,以适应广大群众的艺术欣赏水平。

2009 年,西华县业余作家梁子平创作的《咱们的日子比蜜甜》,一举夺得周口市第三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金奖,并参加了河南省第十届小戏、小品(曲艺)大赛,获得银奖。由西华县文化馆李艳菊、刘娟负责组织,县卫生局职工杨裳、幼儿园教师马跃、王静等人编排的街舞《龙的传人》、《新年来了》等节目,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西华县电业局职工郭

丽、刘莉创作的双人舞《青蛇》,在周口市电业系统汇报演出中获二等奖。

2009 年 10 月,由县文化馆徐同顺等人创作并选送的作品《卖玫瑰花的老人》在国家文化部、天津市委宣传主办的全国第二届“新农村、新文化、新风貌”小品展演中喜获最佳组织奖、优秀剧目奖、优秀演员奖、个人优秀组织奖 4 项大奖。该小品在全市第三届小戏、小品、曲艺大赛上荣获金奖,代表周口参加河南省第十届小戏、小品、曲艺大赛,荣获一等奖。

目前,西华县文化局正在积极筹备参加我市第四届戏曲大赛,他们移植改编的豫剧崔派代表剧目《卖苗郎》已经排练成功。

文化大院 业余活动好去处

7 月 19 日,西华县娲城办事处的一个流动舞台前挤满了观看的群众,虽然天气很热,但并没有阻挡住群众观看的热情。

“今天我来县城转转,没想到刚到南关就赶上唱大戏,可让我这个老戏迷过瘾了。”舞台下,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观看演出的周国明老人乐呵呵地对记者说,他今年 87 岁了,是叶埠口乡上周行政村人,年轻时就爱好看戏,但是由于那时农活忙没有多少时间看。后来有时间看了,可是舞台大

戏越来越少了,就算有了电视,但是那上面演的没有现场观看效果好。“这两年,出现了这么多的流动舞台车,大戏不但又回到了眼前,场次还那么多,可让人过瘾了。”

记者了解到,2009 年至今,西华县在充分利用流动舞台搞好文化下乡的基础上,多方筹措资金,投资 100 余万元,为全县 18 个乡镇、三个办事处的 26 个行政村建起了文化大院,并添置了音响等设备,为群众休闲娱乐提供了温馨场所。

问题不少 发展中求完善

采访中,西华县文广新局局长赵耀宇对记者说,通过不懈努力,西华县的流动舞台虽然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创造了不菲的财富,但由于流动舞台的流动性强,人员分散,因此还存在着舞台规模小、各自为战、演职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西华县 150 余个流动舞台中,演职人员最多的 20 余人,少的不足 10 人,难以承担大型演出活动;这些流动舞台大多是自愿结合组织起来的临时演出团体,时分时合,虽然每年文化部门在春节、正月十五等特殊节日举办各类比赛,但是仍难以形成规模;个别流动舞台的演职人员受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置文化部门的监督管理于不顾,演出一些打情骂俏、有损舞台形象的节目。

针对以上现象,西华县已经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整顿与提升,力争把流动舞台打造成别具特色的文化龙头企业:

选择具有一定演出和经济实力的团队,在政策上支持,在资金上扶持,更新设备,增加演员,扩大演出规模,以此促进其他流动舞台团队在演出水平、演出规模上上台阶;加强各个团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组建专业演出团体,实行平时分散演出,汇演整合演出,不断提高演出水平,使流动舞台真正成为西华的文化龙头企业;加大监管力度,对演出水平低下,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演出一些打情骂俏、有损舞台形象节目的演出团队,采取警告、处罚、吊销演出执照等行政干预手段,净化演出环境,使流动演出健康发展;加强与艺术学校的合作,加大对艺术爱好者的培训力度,走老中青相结合的路子,利用传、帮、带、教的方式,培养多层次的演职人员,避免演职人员出现断层。

90 后“暴走哥”——“走”成名 | “苦行僧”式求职路引发网民关注

随着一篇名为“他好疯狂!老成渝路暴走 7 天 6 夜,只为到重庆找份工作”的微博迅速广泛转发,原本一文不名的四川资阳小伙荆卫权被冠以“暴走哥”之名,进入无数网友视线。

网络红人“暴走哥”为何暴走?中间经历了哪些故事?暴走的背后有无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记者走近“暴走哥”荆卫权,揭开暴走背后的故事。

暴走 7 天 6 夜只为求份工作

7 月 14 日凌晨,一个身材瘦弱、穿着鞋跟已被磨平的皮鞋的年轻人,来到重庆高新区陈家坪交巡警平台,称自己为了找工作,从成都步行 7 天 6 夜到达重庆,希望得到交巡警的帮助。

这样的求助要求让当时的值班民警深感意外,民警卢胜铁让年轻人坐下慢慢说,而中队长陈星则负责给年轻人做笔录。

年轻人自称叫荆卫权,四川资阳人,今年 21 岁,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有着留守儿童的成长辛酸。2011 年 6

月,他从老家去到杭州打工,但没找到工作,身上的几百元钱也全部花光。

想到在成都打工的一个朋友欠自己 4000 元钱,荆卫权给朋友拨打了电话,朋友让他到成都去拿钱。7 月 4 日,荆卫权到杭州救助站,获得了一张开往成都的火车票。但当他满怀希望地到达了成都,朋友的手机却再也无法接通。此时,荆卫权的身上只剩 1.4 元钱,而在成都找工作找了一整天也一无所获。

有些无助的荆卫权突然想到自己曾经在重庆南岸区的一家服装厂找到过工作,脑海里便萌生了重庆一定能找到工作的想法。

正是这一份能找到工作的希望,让身无分文的荆卫权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徒步向重庆进发!

7 月 7 日 10 点左右,荆卫权从成都出发,沿着老成渝路开始了他长达 7 天 6 夜的艰难徒步行程。一路上,渴了,他就捧水沟里的水喝;困了,他就

在公路边席地而睡,没钱的他一路基本没吃东西,实在饿得不行就捡掉在地上的果子吃。

即使双脚已长满了水泡,荆卫权依然强忍住疼痛,饥饿和疲惫,坚定地行走在漫长的求职路上。

7 月 14 日凌晨,他终于到达了与成都相距 360 公里的重庆。

走红网络“暴走哥”成了香饽饽 网民 2 天内征集 30 余份工作

7 月 16 日,一篇题为“他好疯狂!老成渝路暴走 7 天 6 夜,只为到重庆找份工作”的微博写道:身无分文的资阳小伙荆卫权,为了到重庆找份工作,7 月 7 日从成都出发,走上老成渝路,步行 360 多公里,于 14 日晚到达重庆。荆卫权这 7 天除了在路边沟里喝水,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在得到重庆交巡警的救助后,他匆匆离开了平台,去找工作了。

该微博随即被迅速转发,并有近千名网友跟帖,荆卫权也被网友称为“暴走哥”。一些网友对其精神表示钦

佩,也有部分网友表达了良好祝愿,更多的网友则表达了对就业难的关注。一名叫“健康资讯达人”的网友称其“意志铸就励志,前途不可估量”。

为帮助“暴走哥”实现就业愿望,网友们纷纷发帖帮他寻找工作。“暴走哥”岗位“征集令”在网络一发,短短 2 天时间内,网络上的好心人就提供了 30 余份工作任荆卫权挑选。

一位叫顾颐的中年男子专程来到陈家坪交巡警平台,想联系到荆卫权,请他到自己的 IT 公司工作。“这个社会不怕没有技术,就怕没有精神,没有技术可以学,但是没有精神却很难培养起来!”

由于荆卫权离开交巡警平台时未留下联系方式,如何找到他成了难题。民警们花了整整 5 个小时终于在一家网吧找到了荆卫权,当时他正在求职网站上找工作。

得知自己走红网络的荆卫权非常意外,更令他意外的是有那么多的工作正等着他。

“网友们的关心让自己很感动,我在路上付出的艰辛是值得的!”荆卫权说。最终,他从众多的工作中,选择去顾颐的 IT 公司上班。

“暴走艰难,但做好这份工作更艰难。为了学会一技之长,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份工作!”荆卫权说。

“苦行僧”式求职路值得深思

“暴走哥”荆卫权一“走”成名,走红网络后快速地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对此,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暴走哥”走红的背后,凸显的不仅是其个人的精神品质,更有一些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说,荆卫权的暴走方式,除了反映出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性格孤僻、不善交流等心理缺陷,他“苦行僧”式的求职方式,也反映出当前农民工、年轻人的就业难题,相关部门应在提供就业培训、就业信息等方面多思考和研究。

(据新华社电)